（封面）

**中国反特案本**

**手稿件**

**三進南京城**

**记录中央公安部三号偵**（kurzzeichen侦）**察員**（kurzzeichen员）**余飞破案经程**

**1974年南京集编**

**Huang Shiyou [is it really H?]**

（第1页）

一九七〇年初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我国訪（kurzzeichen访）问，临结束時（kurzzeichen时），向中央要求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中央经过讨论同意了客人的要求，並（kurzzeichen并）通知南京市着手组织做好接待和保卫工作。

二月八日这天下午四奌（kurzzeichen点）钟，阿尔巴尼亚客人在南京市党政負（kurzzeichen负）责人及公安保卫部陪同参观同志的指引下乘卧车来到长江大桥上，观看了雄伟壮丽的大桥，阿尔巴尼亚客人称赞不已地说（：“）中国自己设计施工的，真是伟大，可算世界上奇少的第一流大桥，真了不起（。”）这時（kurzzeichen时），陪同参观的一个同志说：“要是晚上来看，灯一亮，那这座桥就更漂亮。”客人一听，认为这是千里迢迢远途来一回，真是难得的机会，所以就高兴地说：“那就晚上再来参观吧。”旁陪同的同志这時说：“今晚时间已经安排了，七時开宴会，大桥八—十時开晚上，就没有時间了，以后安排吧，現在已是…….”话还说完才要抬起手来要报現（kurzzeichen现）在此時的時刻，一辆军用敞車（kurzzeichen车）按着喇叭飞驰而来，陪同的同志刚要续报没说完的時间，一个客人倒先惊叫起来：“嘿，怎么搞的，現在几奌（kurzzeichen点）了，我的手錶（Korrektur表）怎么停了（？”）周围的同志和客人不约而同抬起手来打算报現在几時，但，一看自己的手錶，都觉得奇怪，怎么手表都停下来不走了，直到约过五分钟后，手表的指针和里面的机件才又嘀嗒嘀嗒地响着，跳动着。

这件事引起陪同参覌（kurzzeichen观）的保卫部人員（kurzzeichen员）的关注，回去后立即向公安局汇报，南京公安局又报电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接到这个情况，即刻也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不久前的一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参覌南京长江大桥的前一天，公安部考虑到他是一个国家元首，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决定对大桥绝对保密戒严，並（kurzzeichen并）佈（Korrektur布）置了保卫工作。隔天晚上七奌钟左右，一辆小卧車急（Korrektur疾）驶来到大桥桥头，执勤部队打着停車的旗号，車停后，走下来一个部队首长式的人来告诉执勤人員：他的孩子病的利（Korrektur厉）害，急需送医院抢救。执勤人员说要有公安局的特别通行证才许通过的。这時。車上又走下一个妇女，马上从口袋里拿着特别通行证给执勤人員看，执勤看后拿不定主意，便叫一个去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公安局，公安局考虑到今晚大桥是和警偹（Korrektur备）区联会统一戒严行动的，所以直接与警偹区商量，征求意見（kurzzeichen见）。警偹区考虑到任务重大，要绝对戒严，但这个情况又特殊，所以为了防止万一，决定同意只妇女带小孩步行过桥，並要执勤人員监視，於（kurzzeichen于）是通知了小卧車调头往回转去了，执勤人員一个人拉着妇女带来的一个十来岁小孩，妇女怀中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一起上了大桥，可是突然间，走到桥中，小孩不走了，双手板（Korrektur扳）（第2页）着栏杆大哭，执勤人員（kurzzeichen员）吓唬，哄骗他都没有用，执勤人員又着急得，没办法，看着手表，只差十五分钟，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到达的時（kurzzeichen时）间，心里更是非常着急，抱又抱不开，那妇女也跟着一直好言哄骗孩子，也是不听，最后没办法，妇女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幼孩抱到桥南派出所，把所里我爱人的朋友来帮忙接这个孩子，这孩子还听他叔叔的话。”执勤人員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並（kurzzeichen并）说越快越好。

妇女走了大会儿，还未見（kurzzeichen见）她爱人的朋友踪影，正在着急，这時四辆摩托車（kurzzeichen车）和一辆小卧車从城里开上大桥，执勤人員发現这是警备区和公安局最后一次联合检查大桥，更着急，这時，車队来到大桥上，发現（kurzzeichen现）小孩，小孩还是不停地大哭，便停車查问，执勤人員汇报了情况后，一个公安偵（kurzzeichen侦）察員占道侧面，猛地拧住小孩的耳朵一转，小孩的胸部立即有一道小门自动开了，里面放着一颗定時炸弹，时间不偏不歪，正指着八奌（kurzzeichen点）正（Korrektur整）。原来这小孩是西德制造的机器人，身上装有许多机器，不论讲话，走路，喜，怒，哀，乐，大便，小便，都相当灵活，加上晚上穿着风雪衣，所以看不出原覌（kurzzeichen观），偵察員看了手表，还差五分钟八奌，急忙把小孩拖上摩托车，“嘟”地一声急（Korrektur疾）驶而去了，不大一会工夫，定時炸弹在大江之中一声爆炸了，一场破坏性的灾难，损失我国际威信的重大政治事件避免了。西哈努克亲王在八奌过后乘着卧車，在負（kurzzeichen负）责同志陪同下参覌了大桥。

公安部把二件事联系在一起分析，结论认为这此事件又是有特务在破坏大桥，最后决定派人去破案，但派谁去破这个案呢？大家一致认为偵察員陈占祥同志比较适合，但又考虑到老陈同志为响应党的号召，30岁才结婚，現在才回家几天，但任务紧迫，一時又没有再合适的人。

陈占祥同志的宿舍在北京西郊，他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回公安部，負责同志叫他先回家家安排一下，然后再出发。陈占祥的爱人是某兵工厂的保卫科长，陈占祥和她谈了一下，她一奌意見也没有，两天后，陈占祥出发了，临行前，给她爱人留了一封信：“七天后，没有收到我的信或电报，就将此信交给谢部长。”一星期后，他爱人果然没有接到他的信及电报，便到公安部，向传达室讲明自己的身份，要求見谢部长。值班人員请示后，見了谢部长，她讲明情况后，並（kurzzeichen并）将她爱人临走留下的信送上去，谢部长拆开一看，写的是，如果他不幸的话，破此案可必須（kurzzeichen须）派“老黄忠”来。“老黄忠”是誰（kurzzeichen谁）呢？问过中央保密局，原来是三号偵察員余飞同志。余飞同志也是30岁左右，当時（第3页）还在云南，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被刺，他任专案组付（Korrektur副）组长，因谭案基本结束，公安部便调他前往破南京长江大桥一案，他接到电报后，立即乘特快列車（kurzzeichen车）来北京。

他坐的软卧車在行驶途中，他由于职业上的习惯，余飞又回忆起他破谭案的经过。谭甫仁同志，40多岁，早期参加了革命，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老红軍（kurzzeichen军），老干部，工作积极，埋头为革命工作而踏实，为人谦虚谨慎，他生活简谱，他的处住（住处）是一進（kurzzeichen进）门内三间的套房，一间办公室，第二间是会议室，第三件才是他的卧室，他的爱人就是他的秘书，夫妇俩就在这环境里工作，休息。那天晚上，谭夫妇正在卧室的沙发上谈话，他妻子突然发现窗户外有一个人一闪，刚要问谁，但还来不及她开口，她的胸部已被什么东西猛戳了一下，眼前不觉感到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谭見（kurzzeichen见）他爱人倒下去，忙回头一看，但，不等他转过头看清楚一奌（kurzzeichen点），就猛觉头上像被什么东西击到似地一下，就随即失去知道（觉）倒地。住在他隔壁的女儿听到有人大声倒地的声响，跑进来一看，哭喊地叫起来：“来人啊，来人啊，特务行刺我父母亲了。”不过一会工夫，警卫員（kurzzeichen员）和省委負（kurzzeichen负）责同志都来了，将谭夫妇立即送往医院抢救到半夜，谭才慢慢苏醒过来，断断续续地对公安負责人说了两字：“内……部……”。就又闭上眼睛。

破案范围就在内部，场内是无声手枪的子弹，据查这种无声手枪，需省委，軍区的部、科长才有，于是决定马上召集部、科长紧急会议，借以检查战备情况为题，看大家的枪枝保管怎样。按規（kurzzeichen规）定，无声手枪是工作上的防身武器，必須（kurzzeichen须）随身带的，经过会上讲后，大家立即把自己的手枪拿出来检查，包括子弹数。最后结果，只有一个保卫科长说忘记带来，领导对他这种麻痹思想进行了批评，並（kurzzeichen并）叫他去拿来，科长走会，公安負责人不放心，又叫两个侦查員跟去，到他家门時（kurzzeichen时），发觉后面有人盯梢，就心慌意乱，想拐个弯逃跑，但已逃脱不了，两声威严的“不许动”声把他吓呆了，两个偵察員把他带上手铐，带回公安局，经过审讯，供出了这个案件凶杀人就是他干的。正当余飞回忆道审问为什么没带枪来，可又对两个偵察員“砰——砰”开了两枪呢？不觉枪声真的把他惊醒了，他认为是自己错觉听错了，可这時“砰，砰”又响了两枪，接着有人敲他的门，他心里考虑了一下，握了握腰间的手枪，顺手拉开了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中年軍人側（kurzzeichen侧）身进来，微微笑了一下，奌头说道：“您是余飞吗？”说完手伸向余飞，余飞也把手伸出去说道：“谈吧，随便谈谈。”送上烟又燃火，可心里正思索着他问话中为什么带着肯定的口气，又象（Korrektur像）个老相识，行动这么随便。所以他借奌完火转身的工夫，瞟了一眼门外，发现外面也还站着一个軍人大汉，知道自己这時是难以脱身，百分之百一定遇上特务。这時，他让軍人坐后，自己也跟着坐在靠窗户軍人的对面。这時中年軍人吸了口烟后问（第4页）道：“谭案破的怎么样啊？”“这个我不清楚”，余飞答道。“那么你这个专案组长是干什么的，睡大觉吗？”。“不，因为我走的太忙，没有待搞完结归案，所以情况不明”，余飞继续答道。“那可以，就你知道的情况谈谈也行。”余飞边思索，边慢腾腾地讲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突然站起来，侧身伸向行李架，中年軍人一見，慌忙抓住他的手，余飞急中生计地说：“不要紧，拿两个苹果解解渴，没关係（Korrektur系）。”“不客气”，軍（kurzzeichen军）人一听余飞的语气后，才松了手说道。谈话间，余飞已将削好的苹果送了一个给軍人，然后把放在茶几上的苹果皮用手攒到一起，站起来，提起车上的玻璃窗，捧着果皮向外倒去，并乘（Korrektur趁）倒果皮与中年軍人又一次低头咬苹果吃的难得之机，余飞象一个运动員（kurzzeichen员）那种灵活的跃力，猛地大喝一声，飞出窗外，等肥大的中年軍人醒悟过来，艰难地伸出头张望时，哪还有余飞的踪影，只有前进的滚滚火車（kurzzeichen车）轮，不停地向前奔跑着。

余飞同志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谋害以后，改乘了另一列火车，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公安部負（kurzzeichen负）责同志给余飞布置了任务后，他很高兴，他与陈占祥是老战友，两人工作一直是对很拿手的偵（kurzzeichen侦）察員。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余飞同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需要中央办公厅出的一张介绍信，二.给一个随時（kurzzeichen时）调用的軍队权力，三.微型录音机一架，这种录音机和指头一样大，中国只从西德进口四只。三項（kurzzeichen项）要求公安部都表示支持，並（kurzzeichen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上级马上批准照办。第二天，余飞同志就很快地出发了，为了摆脱被特务的再跟踪，余飞乘快列車到达了呼和浩特，休养了三天后，他到郵（kurzzeichen邮）电局向自己所住招待所发了份电报，内容是：“父病危，吾需速往上海。”他办完手续，並告别了当地有关主要負责同志保密后，就立即临时与火車站长写上，调了一个火車头，专程载往南京，沿路均有火車站的特殊通行证。当离开内蒙古第三天，差离二百里就到南京的时候，余飞无意中发現（kurzzeichen现）前面的沙发椅上有个很面熟的，带有黑色眼镜，胖胖的人，此特还在看报纸，是谁呢？再一看，对！那人手上有顆（kurzzeichen颗）粗大的黑痣，正是他从云南到北京時，途中遇到的那个軍人。正当他在回忆時，火車在一个小站上停下，余飞乘（Korrektur趁）他埋头喝茶之机，提起皮包下了火車，刚走几步，发觉也有两个軍人跟下火車在钉（Korrektur盯）他，这時刚好一列货車进站，发出“扑哧，扑哧”的粗气声，余飞急中生智，几个大步，冲进蒸气（Korrektur汽）中，侧身跳上火車头，蒸气（Korrektur汽）放过后，两个軍人大汉四处找余飞的時候，余飞已乘货車到达了南京，往公安局面見（kurzzeichen见）負责同志，有重要事，公安局值班人員打电话请示了一下，党委书记命值班派小車送他到招待所，明天再谈。在旁的金付（Korrektur副）局长找话说道：“既然是部里来的人，应该领导去接待。”最后党委局书记就委托金付局长去接待余飞同志，金付局长用自己的专用小卧車接送余飞去公安局招待手（所），安排了一个非常舒服的（第5页）房子，谈了几句，找来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招待員（kurzzeichen员），吩咐说：“这是部里来的同志，要好好招待他。”金付局长告别了余飞同志。

过后，女招待員打来了洗脸水，待余飞洗脚后，女招待員问道：“首长，需要吃奌（kurzzeichen点）什么东西？”余飞确实也饿了，就说：“随便什么都行，只要快些。”女招待員端来一盘薄饼，一杯咖啡。余飞端起咖啡正要喝，看颜色不对，马上装着找烟吃，但只剩一枝，就决定拿出贰块钱说：“麻烦你，请你买盒中华牌香烟吧。”女招待走后，余飞端起咖啡嗅了嗅放下，很快地从皮包里取出一包一化剂，用二个指头挤出一奌化验剂，放在杯中，立即，咖啡变成了黑色，化验证明：咖啡中有一种可以麻醉人达四小時之久的药品。余飞顺手把咖啡倒在痰盂里，将薄饼一奌奌地拧成碎末，撇在桌子上，大部分顺手投到窗外，女招待进来時，余飞刚好擦了擦咀（嘴），好像刚吃完的样子，他接过烟说：“谢谢，我太疲惫了，想休息一下。”说完打了一个哈吁，伸了个懒腰。女招待員走后，余飞迅速从皮抱（Korrektur包）里掏出主要文件藏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再将微型录音机调整好，藏在皮包里的底布里布置好，将皮包从（重）新放在桌子上，脱衣服，蒙头睡觉，一会儿，女招待員轻轻地把门推开，轻手轻脚地来到床前，喊了两声“首长，首长”，余飞没有应声，她又推了推他，又喊了声“首长”，余飞象真的麻醉了一样，还有一声不吭地没有反应。这時，女招待員马上提上他的黑皮包，拉开门飞快地走了，乘上招待所的一辆等候車（kurzzeichen车）来到了金付（Korrektur副）局长家里，金付局长一見（kurzzeichen见）她来，就亲切地招待她，又倒茶，又端奌（kurzzeichen点）糕，然后说：“你辛苦了，你为我们的事业立了大功。”女招待員说：“那（Korrektur哪）里，那里，这是我应该做的。”女招待員说完，坐下来喝茶，金付局长打开皮包，翻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哎，可惜，可惜，没有什么重要资料，都是些县团干部看的文件。你重新带回去，后继续监視（kurzzeichen视）他。”“是”，女招待員应声后辞别了金副局长，匆匆忙忙地赶回招待所，进了余飞的门后，放上皮包于桌上，又继而喊了三声“首长，首长，首长”，見余飞没有反应后，轻轻地拉上门走了。这時（kurzzeichen时）余飞翻身起来，取出微型录音机，放在被窝里，放了一遍，原来，金付局长是潜伏在国家专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特务份子，余飞简单地写了份报告发回公安部，然后到市警备区，亮出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要警备区立刻逮捕金付局长，警备区领导感到为难，说：“金付局长是中央管的髙（kurzzeichen高）级干部，警备区无权处理。”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暂時越级对金付局长拘留审查，问题最后责任由（第6页）组织上負（kurzzeichen负）责，並（kurzzeichen并）由警备区的中央专线电报上报中央，中央复电，只有证据确凿，一時（kurzzeichen时）不清的责任，概由中央負责，最后警备区便把金付（Korrektur副）局长逮捕进警备区的一个房子内。金付局长在房内，不吃也不睡，对警卫人員（kurzzeichen员）大发脾气说：“我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无权审查我。”警备区负责人听到他的动态和语言后不好出面，便请余飞去見（kurzzeichen见）他，他一見到余飞，好像找到了说话的地方，急忙说：“警备区不讲政策，无理取闹，请部里的干部做个保。”余飞听后，笑着说道：“这个好说，我们让事实来证明吧！警卫員，去叫警备区同志来。”不一会儿，警备区负责人来了，余飞才拿出录音机，放在桌上，打开开关，金付局长的声音立即响了起来，“哎！可惜，可惜”，听到这里，金付局长吓得面如土色，他低下头咬了下自己的衣领，便一昂（仰）向后倒在沙发上了，余飞放完录音，很满意地收起机子说：“怎么样，明白了吧！”抬头一看，金付局长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泡死了，刚刚理出的头绪在短短的大意之中中断了，余飞后悔粗心大意，他要警备区处理金付局长的后事，並（kurzzeichen并）监視（kurzzeichen视）女招待員，自己乘飞机回北京，汇报，並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余飞回北京的第二天，就接到南京警备区的电报“女招待員自杀”，中央公安部根据新的情况分析，决定继续从女招待員身上开刀，把断了头的线，再接过来，查清楚好破整个案。于是，余飞就又第二次来南京。

余飞同志经过沿途保密工作，顺利地来到了南京，並迅速地经过現（kurzzeichen现）场分析，证明女招待員是受监視后用手帕自杀的，这种手帕是国防工厂为专供间谍人員所用而生产的，手帕只要在必要的情况下，拿到鼻子上晃一下，就可以使人昏倒在地而死亡。女招待員就是用此种手帕假装擦眼泪和鼻水而中毒死亡的。这样，情况是，手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了。经过研究后决定，经过手帕而了解与女招待員进场有来往的人。但招待所每天往来之人那么甚多，怎么辨别呢？最后，余飞决定先组织招待所全体人員来座谈分析，结果，有几个人最后谈出了一个问题较统一的问题，就是说平時（kurzzeichen时）有一个人经常开着一辆嘎斯牌69号的軍（kurzzeichen军）用车，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经常来找这个女招待員，但不知小伙子的姓名及車（kurzzeichen车）号。公安局经过一番检查全市的汽车，嘎斯車辆只有40多辆，逐步缩小范围，才查清经常找女招待員的小伙子名叫王貞（kurzzeichen贞），20左右岁，本市571信箱汽车駕（kurzzeichen驾）驶員，半年前去上海出差，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局通知交通民警：如果五七一信箱嘎斯牌69—246号車回来后，要暗中监視，立即报告专线号碼（kurzzeichen码）301号机。

（第7页）第八天下午，公安局报告了余飞说：“交通民警中队三区来电话，嘎斯69—246号車（kurzzeichen车）已回南京，正在三区大街上行驶。”余飞听罢，立即调出公安局的小罗当他的助手，开着公安局的吉普車跟踪追击嘎斯69—246号車，不上十分钟就遇上了，两車一前一后，始终保持着之间半里路的距离，嘎斯車开上小路，吉普車也跟上小路，嘎斯車进入中山陵的树林内后，一转弯不見（kurzzeichen见）了，这時（kurzzeichen时）天渐渐地黑了，余飞和小罗把車开进树林里隐敝（Korrektur蔽）起来，两人把无声手枪装上了子弹，搜索了一番，发現（kurzzeichen现）距百米外有灯光发亮，走进一看，树林中一个小山有两幢三层楼，周围有两丈高的围墙，上面装有电网，余飞穿好绝缘外衣，爬上墙边的一棵树，往内一望，見内有一个相当大的运动场，场上停放着一辆嘎斯車及二辆小卧車，旁边葡萄架下有四、五个軍（kurzzeichen军）人在休息谈天。余飞这時估计，此地就是五七一信箱所属軍区机关，想罢，他纵身一跳，跃上电网，轻轻地下到花园，躲在暗处，注意着楼下亮着灯光似办公室的房间，办公室内，一张绿色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穿军装的女青年，看样子不过20岁左右，桌上台灯柔和的光线映在她那白净的，机灵的脸上，柳条的细眉，粉红的嘴唇，更显得格外漂亮，她好象还在看一份打印的材料，不時在上面打着，划着，突然外面有人喊声：“报告”，但她头也不回，也不抬头，只是随口应声“进来”。门开进，走来一个軍人，立正报告道：“报告一号首长，他死了。”但她照样头也不抬。这時门又开了，走进来的还是一个軍人大汉，在她面前毕（Korrektur笔）直地立正敬礼，在这時，余飞发現在軍人的手腕上，有个黑痣，不觉想起从云南到北京，从呼和浩特到南京，在車上遇見的那个人不正是他嗎（kurzzeichen吗）？这正是第三次見到他的面了，想到这里，只听到那人说道：“没办法。”那年青（Korrektur轻）女的说：“给他讲清楚，只要说出来，保证他的安全，也照样给他当干部，”声音洪亮而严历（Korrektur厉）。“报告，软硬办法都用尽了，不行。”女的又说：“给我带进来，我不信他是钢铸的。”女人生气得叫了起来。“是，”两个軍人同時敬礼后转身走了出去，一会儿一个遍体鲜血，头发乱蓬蓬的人被拖了进来，那女人立即对他感劝道：“还是老老实实吧，落在我们手中，是要识時务的。”被拖进来的人猛地抬起头来，严威地大声骂道：“胡说，你们是群法西斯特务，人民最终将消灭你们。”他停了一会，两只眼睛闪耀着愤怒的眼光指道：“法西斯们，你们张开狗耳（第8页）听着，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是逃脱不了无产阶级对你们的历史审判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贪生怕死的，你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人一抬起头，使藏在暗处的余飞大吃一惊：“啊，这不是陈占祥同志吗”，他一時（kurzzeichen时）差奌（kurzzeichen点）叫出声来。这時那女人被陈占祥骂得面红耳赤，恼羞成怒地揮（kurzzeichen挥）手叫道：“拖出去，给我拖出去把他枪毙了。”余飞一听急了，忙潜入后园中，刚潜好就看到两个黑影正举枪对准墙边躺着的人。余飞急中生智，忙先一下拔出无声手枪打倒了那两个背影，这時听到从里屋走出两个人来，边走边唠叨着：“简直啰嗦的要命，那么多了还不足心呢。”余飞一看，又拿出枪来一声不响地又打倒了走出来的两个軍（kurzzeichen军）人大汉，並（kurzzeichen并）乘着黑夜无人之际，几个箭步，跑到墙角井边，两手一把抱起那个躺着的人，又两手向上一推，就将那人推上了墙頂（kurzzeichen顶），余飞也一跃而上，並卧身背起那人一跳而下，但刚跳落于地時，就觉得有个硬邦邦的的东西打住自己的后心，叫了声“不许动，举起手来。”余飞一听，轻松了一下，小声地转身说：“小罗，快，快把人带上車（kurzzeichen车）。”小罗也来不及多问一句这情况，便急速把昏迷的人背上就走，找到了藏在树林里的汽车，两人立刻就转回到公安局去了。

余飞和小罗回到公安局，昏迷的人原来就是五号偵（kurzzeichen侦）察員（kurzzeichen员）陈占祥同志，经过医生的抢救后，占祥苏醒过来了，他一見（kurzzeichen见）余飞，马上汇报着说道：“我真麻痹大意，在我来南京的当天晚上，女招待員端来了一杯咖啡茶，喝完后觉得疲痨（Korrektur劳）想睡，就靠在沙发上睡去了，待我醒来时，已在另一个院子里，就这样被看管起来，进行了逼供，信等严刑拷打，那个地方是啥地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落入了特务手中，在这些天里，想方设法逃跑都找不到机会，看管又严密，所以只有坚决地和他们斗。”就这样，休息了几天，余飞同志和小罗为了路上安全，把陈占祥同声化莊（Korrektur装）了一下送回了北京。公安部听了余飞下南京的汇报，速找有关部门了解五七一信箱的真相，回答的结果是：“此信箱不明，隐为秘密，尚无告知之由。”为了彻底破出这个案，公安部决定，并命令余飞三下南京，秘密逮捕现已打开的缺口人，以利整个案件从速破结。

余飞同志休息了两天后，就立即迅速地第三次改换下南京途中的旅車——火車，第三次决定改乘北京直达南京的中国民航班机，当天午夜，余飞便在南京安全入城了。

（第9页）在余飞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刚好省軍（kurzzeichen军）区为欢迎中央首长視（kurzzeichen视）察南京而举行晚会，省軍区为市公安局送来了几张晚会票，公安局考虑余飞同志是中央公安部来的客人，便拿票邀请他一同参加。于是，余飞同志一起与公安局的几位同志来到省軍区大礼堂参加晚会，前来参加晚会的大部份（Korrektur分）是南京市党政軍中的主要負（kurzzeichen负）责人，他们一一对号入座后，等到八奌（kurzzeichen点）还未見（kurzzeichen见）开演，又过了半奌钟，晚会还是开演不起来，这時（kurzzeichen时），余飞同志独自捉摸地猜想，中央来的到底是哪位首长呢？这時，他打算问一下邻座的同志，正当他转头打问的時候，全场一時响起轰雷般的掌声，他仰头側（kurzzeichen侧）身一看，只見一男一女，由軍区首长陪同，一边揮（kurzzeichen挥）着手表示接受欢迎，一边走到首排座位上，但因为人多，最后挡住了余飞的前方視线，看不清到底是哪位“中央首长”。

在晚会休息时间里，首长走进了休息室，余飞为了看清那中央首长，便借上侧所的机会经过休息室，从窗口往里抬头一望，那（Korrektur哪）知不看则罢，一看使他大吃一惊，那（Korrektur哪）里是中央首长，那一男一女不过25岁左右，男的没見过面，女的不就是前次晚上审问五号偵（kurzzeichen侦）察員（kurzzeichen员）陈占祥同志的吗？余飞控制着自己那已习惯了的偵察員感情，回到座位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穿的一个軍队干部说了话，从回答的话语中，余飞得知，原来那男的首长是空軍作战指揮部的林付（Korrektur副）部长，那女的据说是林副部长的未婚妻。余飞从此時开始捉摸不定，想起占祥同志被审的情景，感到不对头，更为那位年轻的林副部长而担心。第二天，便将此事密电往北京公安部，公安部又转保密局存档。第三天，公安局根据余飞的指示，秘密逮捕了五七一信箱驾驶員王貞（kurzzeichen贞）。余飞对王貞进行了亲自审问，被审问者王貞自供：我叫王貞，男，今年三十岁，家住上海，六二年中学毕业，六三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因怕艰苦，没有报名上山下乡，后来在社会上结识一些社会上的青年，和他们混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流氓、阿飞活动，做小偷，盗抢行动，行凶作恶，投机倒把样样都干。三、五个月都没有回家，父母亲气的没有办法，可又找不上我，有时候我偷不到东西吃就偷爬进饭堂偷吃饭菜，久而久之，我被饭店的一个女（第10页）服务员发觉，我一惊感到不妙，正想对她行凶，但想不到她机智得很，一步让过我的拳头，第二步就把我一个拳头倒打我于地上，拔出手枪叫我不许作声，我只好服从于她的话，她把我押进一个房间里，对我说道：“小伙子，好样子，真有骨气相，但，你这样子年轻，混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吧。”她又说：“如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出路，但你必须在我面前老老实实，一句不谎地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子（Korrektur字），地址。”我那時（kurzzeichen时）因轻年（年轻），头脑简单，又加上做贼被抓，所以也就给她实说了，最后，她就说：“好，你愿意，我有一个親（kurzzeichen亲）戚在部队里当干部，最近回上海探親，我可以给你说一下，给你找个工作，好吗？你大后天再来吧。”说着伸手从衣袋里拿出贰拾元来对我说道，“那个工作问题，你就等着，这贰拾元先把身子整理整理一下。去吧，记住，大后天来。”我听了非常的高兴，觉得碰上了大恩人，连忙向她表示一定不会给她失误，並（kurzzeichen并）再次地感谢她。”

从此，我大后天一早就去饭店找她，可不見（kurzzeichen见）她，后来再去找她，碰上她后，她说再等一下，最后，我一次二次地找她，常问她親戚问题怎么样，最后不上半个月的一天，她告诉我问题解决了，並给我一张纸条，叫我直接去某个地方找他，指条上写着她的亲笔字，並有她親戚的名子（Korrektur字），住址。

我到了那个地方，一个中年軍（kurzzeichen军）人，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看报，他見我后，接过纸条，一看后，取下眼镜又对我看了一下，问我的家庭和本人的而详细情况后说：“我们当兵的能找到啥职业呢？”后来，他想了想又说：“既然问题是这样，我可以介绍你去当兵，怎么样，愿意吧？”我听后喜出望外，连忙说：“愿意，愿意。”然后他又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叫我到上海XX路，五七一信箱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我高兴地拿了纸条找到了办事处的所在地，一个五十多岁的军人接待了我，他看着纸条最后向我说：“小伙子，我们收兵是特种兵啊，十年八年不准回家的，手续办完后，你可以先回家去看看父母，並和他们告别。”说完叫警卫員代我去洗洗澡，换去衣服，穿上軍装。乘車（kurzzeichen车）很神气地回到了家中，母親一看，叫我老老实实交代，问我軍装是从那（Korrektur哪）里弄来的，叫我赶快还人家部队，我一再告诉她是真的，她也不信，我只好一再地向她解释，后来她（第11页）才慢慢地开始相信，可邻居一直议论说：阿貞（kurzzeichen贞）这个人整天在社会上鬼混，怎么突然当了兵，又怎么街道不知道呢？简直真奇怪等等语言。

第三天，我到中山陵报到后，分配所在的并重视侦查兵，啥样都学，也学如何使用各种高级武器，也学如何驾驶各种車（kurzzeichen车）辆，也学各种语言，学拳术，学化装等等。就这样，过了二年后。”说到这里，王贞不语了，余飞问：“还有啥交代呢？”可王贞还是不吱声，余飞又开导说：“你想想看，真正参加人民子弟兵的人，入伍的时候人人都带（Korrektur戴）大红花，敲锣打鼓的欢送，放鞭炮，而你呢？却是偷偷摸摸地穿軍装，又祘（kurzzeichen算）什么兵种呢，再拿你的工作来说，你这样走上人民的反面，对得起你父母吗？对得起你那工人阶级的家庭吗？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你多年的培养吗？”余飞的话象（Korrektur像）把锋利的刺刀刺进王贞心里，他发了呆，沉默了一会又说：“当時（kurzzeichen时），我也问自己特别是在执行任务時，有一次201号首长找我，问我学习和工作情况，我就把情况向首长作了检查，首长说我学习还不错，鼓历（Korrektur励）我再加一把劲，最后，让我领了一把无声手枪，肃严（严肃）地对我说：現（kurzzeichen现）在，王贞同志我命令你，你現在必须用这无声手枪来为了党，为了革命而去处理你父母，因他们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妄图投敌叛变，这是党对你的考验的机会，敢不敢，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明天八奌（kurzzeichen点）钟来见我。

回到住处，我躺在床边，总是睡不下：首长是否跟我在开玩笑，不会吧，第二天，我去见首长，他又问此事考虑得怎么样，我迟疑地没有回答，首长招招手说：“回去再想想看，想好了再来。”晚上，我认真地反复想着，为什么给布置这么一个任务呢？大概是首长在考验我的胆量和勇气吧，不会的，这是不能拿父母生命开玩笑的，看来首长是发火了，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先答应下来。第二天，我又見（kurzzeichen见）了首长，首长说：“王贞同志，后操场上有辆汽车，装有子弹及物资，我命令你馬（kurzzeichen马）上送到对面兵站去，九奌钟准时回来销差，清楚了吗？”我一听，不是命我杀父母任务，高兴极了，我立即大声地答道：“是，一定完成任务。”敬礼后，我连忙跑去执行任务。这时余飞一听到子弹等物资，联想起阿尔巴尼亚客人在参观大桥時遇到的怪事，连忙问道：“那是什么时间？”王贞答道：“那是今年二月八日，当時，大桥上记得有一些外国客人在参观，可能是阿尔巴尼亚吧。因当时记得广播有播送过新闻报道。”余飞这时又开口说道：“好吧，你（第12页）继续交代，还执行什么特殊任务？”王贞再继续交代说：“记得一年前不久的一个晚上，首长通知我开小車（kurzzeichen车）送他带小孩去市医院看病，那是201号首长，当我驾驶車的途中，感到奇怪，201号首长不过二十五岁左右，又没结婚呢，怎么突然又有两个小孩了，而且还有一个四十左右的妇女说是他爱人，所以更加奇怪，但，最后，我开车到大桥桥头時（kurzzeichen时），被执勤人员处理后，201首长及我就被监视地护送返回驻地了。而那女的就被桥头执勤带过桥，抱着小孩去医院看病。其他我就没有再执行过特殊任务。”余飞接着问道：“半年期，你去上海出差什么事？”王贞答道：“半年前201号首长要我带着一包绝密文件去上海亲自交给上海五七一信箱办事处的25号首长，並（kurzzeichen并）须拿回收条，路上无论如何，必须用生命保护好文件不受损失。至于内有什么内容文件，我是不知的。”余飞问道：“现在还有什么要交代吗？”“没有？”“那回去再仔细考虑想想吧！”余飞又交代（Korrektur待）了一下。余飞按了一下电铃，来了两个公安员把王贞带走了。

审问结束了，现真象（Korrektur相）大白，余飞把三下南京城的情报及時地向公安部作了汇报，最后把王贞安全地押送到公安部，对其以绝对秘密保护而采取了措施，等待最后的处理。

一九七二年，在林彪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中央在一个文件上一针见血地指示出，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他所搞的反革命政变活动，中央早有察觉。林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政变是不会得逞的，他最终是被革命所消灭，而葬埋于沙漠之中，遗臭万年。

一九七四年於（kurzzeichen于）南京城收集编

一九七四年冬於南京城转集编

一九七六年转抄於浙江西湖

一九七六年东转抄於榕城

一九七七年春转抄於鲤城之中